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曹文轩
美文朗读
CAOWENXUAN
MEI WENLANGDU



细瘦的洋烛

曹文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谨以此书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



细瘦的洋烛

曹文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瘦的洋烛 / 曹文轩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

(曹文轩美文朗读丛书)

ISBN 978-7-301-15119-8

I. 细… II. 曹… III. 青少年—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2190号

书 名: 细瘦的洋烛

著作责任者: 曹文轩 著

责任编辑: 韩文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119-8/I · 210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46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9印张 115千字 18插页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附光盘)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朗读的意义

曹文轩

关于阅读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阐述：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是对人的经验的壮大；阅读还有助于创造经验；阅读养性；阅读的力量神奇到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形；在没有宗教情怀的世界里，阅读甚至可以作为一门优美而神圣的宗教……

可在今天这个有着无穷无尽的诱惑的世界里，人们对阅读却越来越疏离了，甚至连中小学生们都对阅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这个情况当然是很糟糕的，甚至是很悲哀的。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他们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一个孩子不愿意阅读，你对他讲阅读的意义，有用吗？就怕是你说到天上去，他大概还是不肯阅读的。可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设想：一个具有出色朗读能力的语文老师或者是学校请来的一个著名演员，在他们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部小说里的片段，那是一个优美的、感人的、智慧的、扣人心弦的精彩片段，那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深深吸引住了，朗读结束之后，他就一直在惦记着那部小说，甚至急切地想看到那部小说，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它，而一旦他进入了文字世界之后，就再也不想放弃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孩子的阅读乃至成长抱了希望。

朗读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日常行为。

200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第六届柏林国际文学节。在柏林的几天时间里，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朗读会。他们将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以及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德文，然后请他们国家的一流演员

去学校、去社区图书馆朗读，参加者有学生，也有成年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成年人。在我的感觉里，朗读对他们而言，是日常生活中一件经常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四五人、五六人、十几人、上百人坐下来，然后听一个或几个人朗读一篇（部）经典的作品，或一段，或全文。可见朗读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一种日常的、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行为。

“‘语文’学科，早先叫‘国文’，后改为‘国语’，1949年后改称‘语文’，从字面上看，‘语’的地位似乎提高了，实际上，‘重文轻语’是中国语文教学中的一大弊病。”（刘卓）

“语文语文”，“文”是第一的，“语”是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重“文”轻“语”，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在很多时候，把“文”看得十分重要，而把“语”给忽略掉了，甚至是贬低“语”的。“巧言令色”，能说会道，是坏事。是君子，便应“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木讷”的“讷”，便是指一个人语言迟钝，乃至沉默寡言，而这是美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仁者。

“水深流去慢，贵人话语迟。”这便是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所欣赏的境界。当然中国也有极端的历史时期是讲究说的。说客——说客时代。那番滔滔雄辩，口若悬河，真是让人对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但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还是不太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的。“讷”，竟然成了做人最高的境界之一，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疑。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很让我着迷，着迷的就是奥巴马的演讲。他的演讲很神气，很精彩，很迷人，很有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总统竞选，就是比一比谁更能说——更能“语”。我听奥巴马的讲演，就觉得他是在朗读优美的篇章。

说到朗读上来——不朗读——不“语”，我们对“文”也就难以有最深切的理解。

我去各地中小学校作讲座，总要事先告知学校的校长老师，让他们通知听讲座的孩子带上本子和笔。我要送孩子们几句话。每送一句，我都要求他们记在本子上。接下来，就是请求他们大声朗读我送给他们的每一句话。我对他们说：“孩子们，有些话，我们是需要念出来甚至是需要喊出来的，而且要很多人在一起念出来、喊出来。这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用的。”

当我们朗读时，特别是当我们许多人在一起朗读时，我们自然就有了一种仪式感。

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

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有了一分严肃，一分崇高。

于是，人类社会有了质量。

这是口语化的时代，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恶俗的口语，已成为时尚，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

优质的民族语言，当然包括口语。

口语的优质，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而这其中，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

朗读着，朗读着，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

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

汉语的音乐性、汉语的特有声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

朗读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

智的末流作品。

谁都知道，能被朗读的文本，一定是美文，是抒情的或智慧的文字，不然是无法朗读的。通过朗读，我们很容易地就把那些末流的作品杜绝在大门之外。

北大出版社打造这套丛书，我之所以愿意从我全部的文字中筛选出这些文字，都是一个用意——

以这些也许微不足道的文字，去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

2009年5月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录

古堡 /1

古堡 * (1-7)

白马 /8

西行 * (16-23)

两个乞丐 * (23-26)

黑夜是把雕刻刀 /44

黑夜是把雕刻刀 * (44-47)

马和马 /48

马和马 * (48-51)

背景 /52

背景 (52-56)

前方 /57

前方 (57-59)

阿雏 /60

船 (74-76)

天地间一片哀鸣 (76-78)

柿子树 /79



柿子树 * (79-86)

大沼泽 /87

命悬一线 * (91-94)

第八号街灯 /96

第八号街灯 (96-99)

大水 /100

风琴 (109-112)

闲话读书 /113

闲话读书 (113-118)

影子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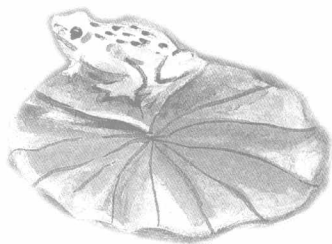
影子 (119-122)

最后一只豹子 /123

最后一只豹子 (123-126)

三斧头 /127

“细瘦的洋烛”——读鲁迅 /132



注：目录中楷体字篇目为推荐朗读内容，其中，标有“*”的，为示范朗读内容，正文已配录音。正文中凡推荐朗读的内容均已用楷体字标示。

古堡



古堡

这山拔地而起，直插云空，看上去，简直没有一点坡度，像天公盛怒之下，挥动一把巨斧往下猛劈而成：巍然、险峻，望着就叫人感到恐惧。

然而，它对于山下的孩子们——甚至是山下的全体居民来说，却有一种深厚的诱惑力。听老人们说，就在这云雾弥漫的山巅，有一座古堡。是古代战争时垒就的，可以瞭望和狙击山那边的入侵之敌。

但谁也没有见过那座古堡。

此时，这座大山的孩子——麻石和森仔，却正朝山巅攀去。

他们还在七岁的时候，就瞒着大人往这迷人的山巅爬过，可是失败了——只爬了十三分之一，就灰溜溜地滚了回来，叫山下的全体居民可劲地嘲笑了一顿。于是，他们年复一年地仰望着那云雾深处里似有似无的山巅，攥紧拳头，在心里发狠：你等着！

现在他们长到了十四岁，个子高了，壮实了，有劲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让自己吓了一跳——那么响亮！“大啦！”老人们说。于是，他们想起了七岁那年的失败，又开始往山巅攀登——他们坚决要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古堡的人！

现在，他们已是出发后第五次坐下来歇脚。他们回头看了一下山下，



只见村里的房屋小得像火柴盒，村前那条小河，像一条闪光的带子，马和牛成了一个个黑点。可是抬头看，山巅仍然还很遥远，它一会儿从云雾里显现出来，一会儿又被云雾所笼罩，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他们一个倚着峭壁，一个侧卧在石头上，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愿让伙伴看出自己内心的动摇，互相把目光避开。

一只大雕在山腰间盘旋，黑色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似乎对这两个孩子的行动感到惊奇，在他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已有了一段时间了。

麻石忽然对自己生起气来，转而抓了一块石头，站起来，朝空中砸去：“滚！”

大雕展开翅膀，闪电一样斜滑而去。

“走吧！”麻石对软瘫在石头上的森仔说。

森仔看了一眼麻石，依旧卧在石头上。

麻石也坐下了，用手抱着尖尖的下巴，一对山里孩子才有的黑眼睛望着白云飞动的天空。

回去吗？他们是当着全村孩子的面宣布上山看古堡的，当时说得很肯定，充满信心，就像将军宣布自己将要远征那样豪迈、庄严。孩子们为他们“哗哗”地鼓了掌。才爬了这么一点就回去，除了落得一个嘲笑还能落得个什么？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模样：有闭起一只眼睛而用另一只眼睛也斜着打量他们的，有索性闭起双眼根本就不看他们的，有搂着肚子笑得在地上滚成一团的，有站在大树下朝他们指指点点的……

现在他们不是七岁，而是十四岁。十四岁的孩子很知道自尊和名誉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手拉着手，朝山巅攀去。

山没有路，又十分陡峭，他们几乎是像猫爬柱子一样把身体贴在石



壁上。他们不能朝下看，一看简直觉得这山是直溜溜地矗立着的，脚一滑就会直坠下去。也不能朝上看，云在飞，在旋转，那会使他们产生错觉：那山在大幅度地摇晃着。他们只能看着眼前，一脚一脚地往上登。

那只大雕又飞回来了，一直跟着他们。有时，他们脚下突然一滑，它就会一斜翅膀猛地飞过来，像是要用它那对强劲的翅膀托住坠落的他们；见他们平安无事，才又一拉翅膀飘开去。

这是夏天的太阳，熊熊燃烧，炙在人身上，叫人感到火辣辣的。麻石和森仔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他们汗流满面，脱掉的褂子刹在裤带里，光光的、黑黑的脊梁上，汗水像一条条小河在流淌着。他们希望看到一棵树，一片灌木丛。可是，让他们看见的尽是被阳光烤得灼人的石头。他们口渴得厉害，一边爬一边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

当森仔再一次摔倒、脑勺碰在硬石头上后，他开始埋怨麻石了：“就是你，说要去看古堡的！”他一屁股坐下来，喘着气。

麻石也喘着气。他看了森仔一阵，也一屁股坐下来：“你也说了！”

森仔坐着，汗还是不停地流，淌在石头上，很快被吮干了。他抹了一把汗，可是汗马上又讨厌地流了出来。他忽然狠狠地抱起水壶，一仰脖子就喝，“咕噜咕噜”，来不及咽下，水从嘴角溢出，流到脖子里。喝尽了，他跳起来，朝太阳咬咬牙，把空水壶扔在麻石脚下，然后，抢在麻石头里朝山巅爬去。

麻石歉疚地看着森仔，站起来，跟上去。没有错，是他首先提出去看古堡的。如果不是他的主意，森仔这会儿也许正和其他孩子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惬意地游水或抓鱼呢。他忽然觉得欠了森仔点什么，并对自己的行动有点懊悔。

他们与大山一直沉默着。

到中午时，麻石水壶里的水也喝尽了。而这时的太阳才是真正的太



阳，它发着威风，朝两个孩子垂直地喷吐着烈焰，像要烘干他们。他们处在光溜溜的石头上，没有任何可以躲闪的地方，水分从这两个尚未成熟的躯体里迅速地挥发、消耗。饥渴！饥渴！饥渴！他们张着嘴巴，像暑天里瘪着肚皮喘气的小狗。有时，他们眼里溅着火星，有时则一阵发黑。如果现在有一场雨，他们会仰起脸，伸开双臂张嘴冲着天空，让雨水灌饱。如果现在眼前有一条河流，他们会不管水流多么湍急，不顾一切地扑到水中。他们的眼神变得焦灼，带着野性。两个孩子之间的对立情绪也随着这饥渴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坏脾气的森仔，动不动就瞪麻石一眼，像要等个机会跟他狠打一架似的。

爬着，爬着……

他们忽然停住了，屏住呼吸，像是两只小动物在谛听什么。

“水声！”麻石叫起来。

“水！”森仔欢呼了。

一切怨恨顿时因为这淙淙的流水声而消失了，他们手拉着手，循着水声朝前跑去——情况却使他们大失所望：是有一条泉流，可是，它在两道峭壁之间极为狭窄的缝隙里流动着，望得见，却绝对够不着。

那水声在深深的峭壁间，挑逗似的向他们欢响着。

他们趴在峭壁上，伸着脑袋，贪婪地望着这股清冽的泉水在“哗哗”地流动，眼珠儿都快跳出来了。而他们背上，太阳却更厉害地曝晒着。他们喘着气，额上的汗珠大滴大滴落进水中。这“哗哗”的水声让他们产生希望，可又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它只能煽动起两个孩子一种仇恨的心理。他们朝水咬牙切齿，然后爬起来，疯了似的朝水里扔石头。

回答他们的只是一阵阵漠然的水声。

他们终于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耳朵，不让自己听到这清脆的、甚至含着甜味的山泉声。



失望带来的怨恨在森仔心里急剧地增长着。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起身往回走去……

“森仔！”麻石叫道。

森仔根本不理麻石。

“森仔！”麻石追了上来，一把抓住森仔的胳膊，“你上哪儿呀？”

“回家！”

“不！”麻石执拗地说，“我们不能回家！”

“你松手！”森仔叫着，眼睛好凶。

“逃回去吧，胆小鬼！”麻石喊起来。

森仔挥起拳头，对着麻石的鼻梁，“当”的一拳。壮实的森仔，力气可比麻石太多了，麻石一下子被揍得趴在了地上。过了很久很久，他才从地上慢慢抬起头来——他的鼻孔下挂着两道血流！

这两个孩子长时间地对望着。

“走吧，你走吧！……”麻石转过身去，独自一人往山巅爬去。他爬得很快，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着，脚下不时有碎石被他蹬翻，朝山下“咕噜咕噜”滚下去。

……天黑了，麻石在一大块平滑的石头上歇下来。茫茫的夜色里，远近山峦，有浓有淡，寂寥地矗立着。月亮在云里游动，山影随着它的出现隐没，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那只大雕一天来始终相伴，这时也停在远处一块突兀的岩石上。

无底的寂静。

炎热早已退去，凉爽的夜风阵阵吹来。恐惧和侵入肌骨的凉气使他紧紧缩做一团，他希望大山里能有声音，哪怕是一声鸟啼、半声鹿鸣。

这个孩子在寂寞、恐惧、寒冷中煎熬着。他已连后悔的心思都没有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听到离他约有三米远的地方传来人的叹息声，



他猛地回头——月光很亮，森仔抱膝坐在那里！

两个孩子同时站起来，然后走近，互相紧紧搂抱着哭起来。

“没回家？”麻石问。

森仔摇摇头：“我……我一直跟着。”

他们紧紧挨着躺在石头上。

“想想那座古堡好吗？”麻石说。

森仔点点头：“它很大，很高……”

“很结实，还好好好的。”

“肯定的！说不定我们还能看见那时候打仗用的炮呢，就像老师讲课时提到的古炮！”森仔有点得意洋洋。

“有小件的，像剑呀什么的，我们就带回去。”

“你知道古堡是什么样子吗？”森仔问。

“像碉堡，四四方方的。”

“还有放枪放炮的口。”

“我们是第一个看见古堡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两个孩子在对古堡的幻想中得到鼓励，变得无比兴奋。

“你看，不远了。”麻石指着山巅说。

“明天，赶在太阳前头爬上去。”

麻石紧紧抓住森仔的手。不一会儿，他们像那只雄厉的大雕一样，闭合上疲倦的眼帘……

五更天，他们又出发了。他们唱着、叫喊着，一口气爬完最后一段山路，黎明时终于登上了山巅！

到了，啊，到了！



他们先是愣愣地站着，像两块石头，接着伤心地哭起来——山顶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古堡，只有一堆乱石——也许这就是古堡的废墟。

这两个孩子忽然双腿一软，扑倒在石头上，好久，他们才爬起来，一副沮丧的面孔。

半山腰里，传来了微弱的呼唤声——大概是大人们找上山来了。

他们呆呆地坐在山顶上。

天色在发生变化——太阳正在升起，先是满天的霞光，紧接着，从白茫茫的雾霭里，露出它的顶部。他们仿佛听到了太阳在升起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它最后一跳，终于全部升上天空，看上去像一枚巨大的橘子。

万缕金光，照耀着早晨湿润的群山。大雕在光影里徐徐地飞动。

“它不是我们原先看到的太阳。”森仔说。

“它不像太阳。”麻石说。

“这是太阳吗？”

“不是太阳是什么？”

这两个孩子坐在山顶上，面对着太阳开始泪汪汪地唱歌，麻石唱一首，森仔唱一首，麻石唱了七首，森仔唱了七首，两人一起又唱了三首……

1982年1月1日于北京大学

注：因时间有限，本篇示范朗读为第5页第12段至第7页末尾。



白 马



1

根鸟记不清他离开菊坡已经多少天了。他已走出山区。离开菊坡后，他就一直往西走。他在直觉上认定，那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在遥远的西方。现在来到他脚下的是一望无际的荒漠。

站在荒漠的边缘，他踟蹰了半天。空荡的、漫无尽头的荒漠，一方面使他感到世界的阔荡与远大，一方面使他感到心虚力薄，甚至是恐惧。“我能走过去？”这个念头抓住了他，使他双腿发软。

当太阳高悬在荒漠之上，远处飘散着淡紫的烟雾时，他往上提了提行囊，还是出发了。

前些天，他一直是在山区走。天气虽已进入初冬，但满眼仍是一番生命四下里流动的景色。淙淙流淌的小溪，翠竹与各种苍郁的松树，振动人心的林涛声与深山处清脆的鸟鸣，这一切，使他并无太深的离家感觉，心中也没有太深的荒凉与寂寞。现在，荒漠向他显示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观：空旷，几乎没有生命的气息。偶尔才能看到几丛枯死的草或几丛锈铁丝般的荆棘。即使看到一两棵树，也都已落叶，在没有遮拦

